



跋題菴晦

撰熹朱

晦菴題跋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晦菴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二則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

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

跋□□

跋□□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二則

題方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叙

題鍾繇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畫

題右軍帖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跋蔣邑州墓誌銘

跋鄧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

跋溪上翁集

跋潘顯甫字序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跋廖南夫溪堂集

跋馮君家藏唐話

跋程董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

題太極西銘解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楊龜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陳了翁賈沈

記參政龔公陸辭奏稿後

跋通鑑韻語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先吏部雷題延福院詩

跋施良翰軍政策

再跋參政龔公陸辭奏稿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詩易
春秋

書楚辭協韻後

再跋楚辭叶韻

題屈原天問後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跋黃山谷帖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二則

跋東坡牛賦

跋王端明奏藁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跋葉氏慕堂詩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卷之二

跋朱奉使奏狀

跋趙直閣忠節錄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靜帖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書橫渠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巖起集

書偶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畏翁

跋曹襄父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跋曾表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宜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跋尚侯行實

跋曾襄父艇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魯直書踐阼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剛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楊醫書

題嗣子詩卷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二則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卷之三

跋趙鈴轄墓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確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實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君家藏唐誥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贊

跋程沙隨帖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跋呂氏歲時雜記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傳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跋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題不養出母讀後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敘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喻公所書文

中子言行卷後

跋泰山秦篆譜

跋蔡藻筆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陳剛中帖

晦菴題跋目錄

終

勝菴題跋卷之一

宋 新安朱熹 撰

明 古虞毛晉 訂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饑麥已無望必搜助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照軍中本路歲撥及別路撥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鈔却課利蓋累百踴萬然於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過故也願兄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誠淫邪道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跋李後主詩後

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緒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

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林荆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掇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遺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子感歎之餘為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莫世系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願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

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辯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皆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

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殘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駒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其父方學頗書鹿脯帖余

以字畫古今謂之其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
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
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其父之言云
晦翁

書壁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時蓋未得此軍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
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樂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
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
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
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諱識
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

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蔡書沈公之言為有
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益叔晦之粵人時為越州
簽判路君名岩卿書為新水尉

跋喻滿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滿石喻
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淳
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
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
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
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
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
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

法至於黃米而欬傾制矯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會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八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哇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

其生於窮荒下邑旣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緝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橫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旣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同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尋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空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

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以殷勤衷錄以為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奔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富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明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彙邪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為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

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頴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請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二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

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勾曰吾不

忍助民蠶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
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
并書之可乎 此乃陸倉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鄒公向之曾
孫也燕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皆屬山陰
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
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為送濂溪書
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
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
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
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
不能有以自還也邪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
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
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
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
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
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
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為作
論語解序欲裨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
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
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
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奔放而
句律謹嚴讀之令人憂憂不厭問出澹菴先生胡
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為各流
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
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為先
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

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為可與言詩者例如此邪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為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濟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寤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

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劔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息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潮東王謝江山

久蕭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郵尉廳無壁記賈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為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為不可無傳也礪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議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五六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奮求叙適予大病眩昏不能致息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曠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穎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于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誼譁之樂尤恨不得爲坐上客也仇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砥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

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與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伋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

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富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畲而利有攸往者邪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巳丙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爲縣窮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與村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

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鞮駟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克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余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季丈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盤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

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與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邪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余且言君之後散居劔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邪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緣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僞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

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釋通賈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邪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希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
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
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
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
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
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
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
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

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
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
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
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
於將樂郡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
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
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
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
極冰解的破者邪至於陳李與同之辨則恨未有
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
懣經疏稍母而始還遠祖享先而雜用與教雖云
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
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
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

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
克葬公某處瘞爲邵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垂惠鄉
珠林山作識時益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
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
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
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
此帖其克已尊賢虚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
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
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爲版
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鑿
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
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刑
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貪立懦
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

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
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陞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
言其陞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
者莫不怪之予龔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
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
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
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
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
尚恨怱怱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
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
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
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
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
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旣而齊賢亦棄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昏不能編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溫公之手何邪齊賢又出良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已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于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

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寬易愛人意者前人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余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問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其于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概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

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裴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圯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
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余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思不歸於有功而歸於侔門助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陸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陸辭奏藁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感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遇

蕭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臆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譁人者真可以鼻封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厥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乘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嶺旣置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與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

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搏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夔字按夔見靈光殿賦自爲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識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櫛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

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價運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屬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其其族之父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秦誓上秦誓中秦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

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
 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
 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
 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
 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
 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
 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
 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
 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
 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
 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叙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
 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故今別定此本宜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
 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
 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
 復乎其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

熙康成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東篇之
 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
 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
 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
 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
 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
 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
 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
 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
 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
 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
 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辛叟之

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文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持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空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

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細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鋼於後世諸儒之說頗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屋父所定楚辭協韻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爲刻板置公帑未幾千來代景仁爲予言大招昭遠同韻此謂遠當爲遭似矣然嘗讀王歧公集銘詩中用遠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遠

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

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區與驕韻者

西南夷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為悞而歧公用韻其

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

處聲者噤膝平讀音皆為彊然則大招之違當自

彊而為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

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

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

午新安朱熹識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

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

近見閣阜道士甘夢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函考

之則黃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

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為

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惟獨晁氏自謂深

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

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

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

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

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于名實而考

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

者不覺又從而妄為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辯九

歌王逸則訓棘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商

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為急相符契以賓客之

禮而作是樂尤為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

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於天而得

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

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嬭于天得

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

續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性妄不足爲據然商字猶作天宇則可驗矣柳子厚質續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口可勝歎哉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爲出於彼而引彼爲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嘗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向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槩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歎敬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寓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再跋

建中紀號調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宜本謀也但黨猶同路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東坡此紙但足臨本紹熙庚戌晦翁書定

跋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爲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於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遊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爲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

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符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禮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羣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追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怨齊之說唯鄒忠公爲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

於學官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爲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爲子之孝也同官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祭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宜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檄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

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奇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菴題跋卷之一 終

晦菴題跋卷之二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因其國衰亂有萌熒不可失順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槍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燕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欷歔流涕也今觀歷陽葉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文記項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虜酋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

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屬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口口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為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輔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聞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慨然起坐為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云秉心塞淵騁化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

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學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幹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適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

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警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它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舶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

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圈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釋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以微覺其破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它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邪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編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它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戴君君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撫其象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旣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願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

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張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委焉者也俛俯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

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為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謂曰此孔孟之正脉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慾利為殺身之戒元定泣涕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

衰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
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
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
不顯於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
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
世人所及也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
與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怛於
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也哉夫如
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
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古之誤曠然一新而迥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
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而爲哉顧其請之
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
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
諱發字神興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
歲六月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

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壬子冬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
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
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
者邪寒夜擁爐風雪大擊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
谷晦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爲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
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
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
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
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
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
其微詞與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令伯恭
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木南康而劄子記其後予

惟伯恭父所以告子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先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強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媼媿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祕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盜張壇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被而竊識之紹

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

無合胡鬻卷睚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
卽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
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章布
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藉曩藏固
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
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向回視四五
十年之前風聲氣俗益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
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
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爲諸生卽以文
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
祕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與之以爲真有可用之
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積以畫策平賊有功
出入中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爲文甚多亡
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據實應用之作不爲空言
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
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小吏事公於溫陵辱獎進

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
於今咎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
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
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
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雷
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
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悉以
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
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
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
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
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歎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
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空奈何張公曰今便

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幣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賽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雷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旣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

之中又有與焉則若元祐之朔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與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良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六月癸亥鴻慶

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畏翁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曹叅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曹叅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塵廩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為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集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因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曹叅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無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眾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撫宏濶議論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愛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宜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懿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

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瑞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旣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衡父所藏宜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維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蔚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空舂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
獨呂公於此為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
其間多以詩文為教則公晚歲蓋深悔之覽者又
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

熹書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
上指其後乃聞諸公卒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
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
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
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
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
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

所序次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
警懼懲忿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
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
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於長
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
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
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為之歎息云紹熙
甲寅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謂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
耳讀師為帥而遂以為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後

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
必有考矣東坡豈右介父而誣公者邪此題何萬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切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

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美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饌物之盛而猶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

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右薊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誠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復觀其真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口口日新安朱熹書於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

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歎之爲題其後云

跋尚侯行實

濠狎尚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鉤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爲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旣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旣謝不爲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濼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旣

不幸卽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管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

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禘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禘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

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魯直書踐阼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饒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

上踐昨已訓釋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
進上語嘗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
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
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
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
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
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
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
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
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

錄草藁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
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
納誨之心可謂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
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
手書而土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祕閣公
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
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
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
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
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
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
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
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
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盡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麗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爲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爲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熹家所藏荆公進鄴侯家傳奏藁臨川石刻事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番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爲便蓋鄴侯所謂得時用勢舍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

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爲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胃懷本趣之爲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安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鑄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低悖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

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爲
討究則淳熙所鑄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
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
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它官因格不下
及又再歲而臺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選爲少
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
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編下諸州
也既而熹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
省文書頓念茲事得請之難而念所下書乃如此
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宜
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
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鈎校刪削復
釀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
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
常果不復下其書它州矣熹到關亦不能兩月而
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因乃以書來曰以公之奉

舉於此也謹已侵木而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爲
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
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
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即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樞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
至其下輒輒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侯
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投道士
使陷置僻閭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
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
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
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
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
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而

真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款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談笑傲睨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俾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藁得若干篇後爲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余書其事因爲略識梗槩如此卷中字

孝伯者卽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爲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楊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爲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偬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塵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

流布使世之學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
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邪予念蔡忠惠公
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旣禁絕之
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
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
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邪亟以扣之而元善
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警正刑補而書其本未如此
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
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
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
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
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
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
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
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
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

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
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
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
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
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
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屢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
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
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
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見予嘗恐其墮於浮靡之
習不敢教以詩文旣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
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涕
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爲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
云慶元乙卯六月旣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邪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閣阜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爲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迴廊風篁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邪况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保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象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國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

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嗚替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也時艱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與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緣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倖久之卽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按之雖死其以宣教耶直祕聞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觀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觀者上

皆不怒而亟覆襲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
歎興起願以敬夫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
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
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
仲本慨然卽爲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
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
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
於地下而自贖其願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
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
多與之遊于書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
頗醇古可觀計於其輩流中亦當小異然元祐間
王仲至嘗薦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
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以僧自隨因有經
略察訪大師之請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

師耶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料
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
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鐘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行狀一
通不遠數百里謂于建溪之上拜起垂涕泣而以
銘墓爲請于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
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余年二十餘始得一歸
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迴覆識公而聽其
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
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親而公已
管鍾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
深竹樹叢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
道義談說古今鵬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
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渾厚嚴
密如其爲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

爾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
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
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
不朽爲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
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
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
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
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
允夫之狀果無愧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
滕球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
自好而善於文辭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
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

清遠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
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

有維揚驛公靖仲其疎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
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
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
官達其它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
至今嗟惜之而李文參仲獨以老辭終爲後進所
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
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未有建
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
換之以特起爲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
子忠之詔褒邱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
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
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
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
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

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勝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攝事閩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酬遂至盈軸爭新鬪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息致讀之不覺宦情羈思恍然在目諷詠不已爲書其後慶元乙卯臘月望日遜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兩至其論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徽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爲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呂

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筇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爲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芾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息有以繼其道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鞠陳正彙事卽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闕文也張閣守杭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它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惑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湖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旣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涓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湖未過海也衢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檜知其不

專爲已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
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爲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
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寃
乃得移蘭溪予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
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爲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
章厚蔡卞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
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卞
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
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爲申理乞
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頗爲末減今宸
翰猶藏趙氏或爲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
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
而深恚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
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
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曩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
退初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
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慊然差人種種悉
荷留意尤所感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
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
此且又欲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
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
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中篋而敬書其後以歸
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叅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
叅政丈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
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
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
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
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
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陳其
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
定公晚年還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
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
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
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
間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
能因而推之盡祛未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

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
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
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屣
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
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
固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
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
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
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郵疾病痿老之人德至溥
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前
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康君德明獨有
感焉乃卽縣南爲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
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
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

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悉其慮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願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爲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晦菴題跋卷之三

跋趙鈴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犖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鈴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項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

賊而死寇返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貌而寓祭它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卽教綱紀并晉故刺史譙閔王等立像奉祠而爲請於朝不旬日間卽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靈爲有歸也今聞鈐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熹所爲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勸聖朝於此正有所不宣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竟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

雜端劉公之議奏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益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怒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愛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它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口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歿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于於

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子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顧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翰以來怨言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俟於子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出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邁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

又皆律切精穩不啻繡縵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微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願今於此乃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邪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閻皂甘君說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論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實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

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縱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邪

跋呂范二公詩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恆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罷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者邪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剗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

見故熙豐間授鉞臨邊數被譙讓觀第二帖可繫見矣然迹其平生排濮議爭新法于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抹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綱繆蓋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夾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願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祕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為遂寧戶掾友人王君世扈數數為正言城西傅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迺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良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合

悉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謂講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版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權蓋熙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謬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為我謝傅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傅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者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皇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傅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

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羨濂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園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敏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譜

闕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令率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間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寔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爲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爲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邪告身凡七通其二爲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溧水二縣尉其五爲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全好獨莆田令爲勝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前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爲

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空戶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空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爲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爲三十八世則爲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爲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深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感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假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散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曾禰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邪因念頃年盧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畱訖無補報而徒夫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杜陵此講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息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關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志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歎何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

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繁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邪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為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巖壑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草卷與此絕

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為二此特其半耳頃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

此卷斷裂之餘所謂龍天八部者亦不免為隻頭爛額之容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邪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為畫聖與季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為幸因記歲月於

其後特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已卯也朱熹仲晦父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熹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

此為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為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太息而記其後季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已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東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

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邪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

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熹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蘇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制于云喪骨肉大小四口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憫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為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馮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璫大醫者為第二移囚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為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為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為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躬坐里闕

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為第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為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為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特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為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為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昨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勢反覆與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為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益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

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稿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諸書為可方駕耳季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笑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譌謬又為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
如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為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為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

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與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為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君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遠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圖頌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為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漢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為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揚補之遺

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醜藉數破誠有
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
如爾病眼昏不能嚴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
三月病起戲書

跋王信臣行贊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遺詞其
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
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
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窠
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盡其
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
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爲方有意於學
謂余富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至甚勤余讀
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
率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
以銘墓爲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既弔且謝不能而

峴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以見余意又以見峴
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
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說
文欸唐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
曰啖說文啖膚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欸與
奠欸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
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
舊本作靄靄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
韻收啖字海韻收欸啖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
不異但乃字之讀如禡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
讀之者又或寫欸爲欸則其誤益甚矣
欸乃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
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
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

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
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
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
以謗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
云語溪詩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
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
所可戒可也淺聞卑論易以溺人不足為法覽者

詳之麻姑山詩

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
為今觀沙隨程丈此卷饒娥一紙蓋有意於黃絹
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
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酌之雙闕已不復存矣因
語州縣空增葺之且為請敕額列祀典而莫有應
者甚可歎也辨饒娥

余嘗為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

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
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
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儔也程丈報書云吾嘗聞之
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
因記其語於後云孝經論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到用之為劉伯醇携
此卷來求跋為書以歸之

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

算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揮釣

魚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

鬚毛斑駁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

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爽氣動星斗

終古照林樾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

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屬往來士大夫未嘗

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峰趙使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巖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皆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彙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還傳陸放翁之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耄更加學力富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珙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譚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空州帖

山谷空州書最爲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書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曾

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真賞耳蘇文粹
中鑒賞既精華語尤勝頃歲嘗獲從遊今觀遺墨
為之永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
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
張侯所藏為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
意真實於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
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北壯
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
知其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
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

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
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
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
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為文也慶元己未
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
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為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
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
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為訴余念
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為役法大害間者雖設歇役
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
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
頗推其法於它郡縣人果皆以為便後以按事至

台屬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間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乘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嘗嘗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知其教習之有日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謬矣然

余久以疾病憂長不能文比年以來所辭且十數家以故雖知劉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尚有以識此心也雖然二生勉旃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爲重輕也慶元己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觀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嘗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覩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借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臺臺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

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

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

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

贈劉詩有
小几清香

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于妖或惡其語之
不詳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為汝更之因別

定為愁 絕字 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

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為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鍊

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

手足諸子妖乃其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

未歸時所畱處賚庶事過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

為作張公書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

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

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

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方何所復云姑

取遺墨聯為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

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歧慕而又視熹

之懶惰亡聞以為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

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它卷先生

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

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紫雲暫

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透

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合情鬱不

發寄曲宜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

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風吟衆鳥聲難諧

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與勞

事媒樓樓舊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

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

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

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

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

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章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劔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章齋記而沙陽曹丈令德又爲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熹踐修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

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奉承至不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寔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某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嶽重勤遠出伏暑中時得雨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干人須決成入城卽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十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偕得兩人卽分付兩籠令其昇來不然卽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玳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閏月三日某啟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美兄弟致意城

中袞袞不款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遷居南山雲際院一室儼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嘗爲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歛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趨藥之間叔通以碩果不食者屬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姦僞排擠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諷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爲識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

自誦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拜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輝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爲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它求矣而其孫洽乃徧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述而掄揚

之是則已病於贊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費緣紹介以證於余此其爲贊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趼之勤乃書此以諭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繼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駁語以老歲月爲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爲有用也夫慶元己未十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惻怛息失篆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隱弗懼一特栗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

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
伎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
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
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
惜乎乘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
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
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
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
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
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
報也譎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
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

廉靜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
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
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
庸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
歲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修抱其行實一通
不遠千里辱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
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難蓋嘗解備服以事戎
行實從宜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
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奇禍
先人爲之感慨憤激棄其官勳以歸故里復治家
人生產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適倏然
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遂易
文階老壽康寧閔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
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窆穿之事既有期矣顧恨

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匍匐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頽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爲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所撰也口當時旣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黈未及磨石而羣盜遽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歛入閩而

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佑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守師子老儒博學清謹有剛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陶經世務偶寄一微官蔓姿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獲終朝霧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盱江黃樞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管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情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實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爲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

回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曰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卽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旣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亦復何待於余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之勤邪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
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
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
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
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
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
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
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
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
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有事造語之外者唯其
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
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父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友人范伯崇嘗為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
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
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
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沈浸醱郁
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
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
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後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
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
動若非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
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
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與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

放肆書之曰詞韻皆古典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警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與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歸空同道士鄒訢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着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于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序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為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所辨貢士之妾母雖則非父卒于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而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為出母謂有服為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為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為出而猶有

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雖不深明其不為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母目之但篇末一處有不養出母字而自改出字為生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著力分明說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為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思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祔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為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

者隨之使人奮然有禽賊靡掃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謫匯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豪髮姿媚意態其爲老筆亡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中

跋蘭亭叙

觀王順伯京起嚴論蘭亭序如尤廷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喻公所書文中

于言行卷後

玉泉喻公手書王文中于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謁劉子駒丈閱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徧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或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篆譜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爲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間強記清貧苦節少任州縣遇熙豐故家子孫輒引避餽粥不繼或憊卧終日而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衰衰不休氣貌淳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潭俯仰咎遊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姪無欲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慶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前養性語因記其後

跋蔡藻筆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東心極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帶笛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質管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

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故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質管壁上詩晦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遐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聞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

卷中直下鷹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元己未四月甲申朱熹書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於後顧喜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己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康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書

先生為絕學梯航斯文蔚興即直蒙皆能道之故先詰尚論者輒作道蘊德尊等語至若癖耽山水跌宕詩文一往情深幾為理學所掩惟壽昌吳氏一贊頗具隻眼贊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霽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粟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奉解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

生每愛讀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陶淵明歸
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余今獨梓其題
跋若干卷亦即與壽昌同欣賞云海隅毛晉
識

按先生年譜紹興十八年戊辰春登進士第
子幸見同年小錄有冷世光冷世脩係吾寧
熟縣人又母具慶兄弟聯捷真盛事也又有
弟名世南同入太學時稱為三冷邑志載其
各有文集惜乎今已不傳目附記於此晉又
識

晦菴題跋卷之三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跋題答无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3

4

1565